

林谷芳作品·文化

又十年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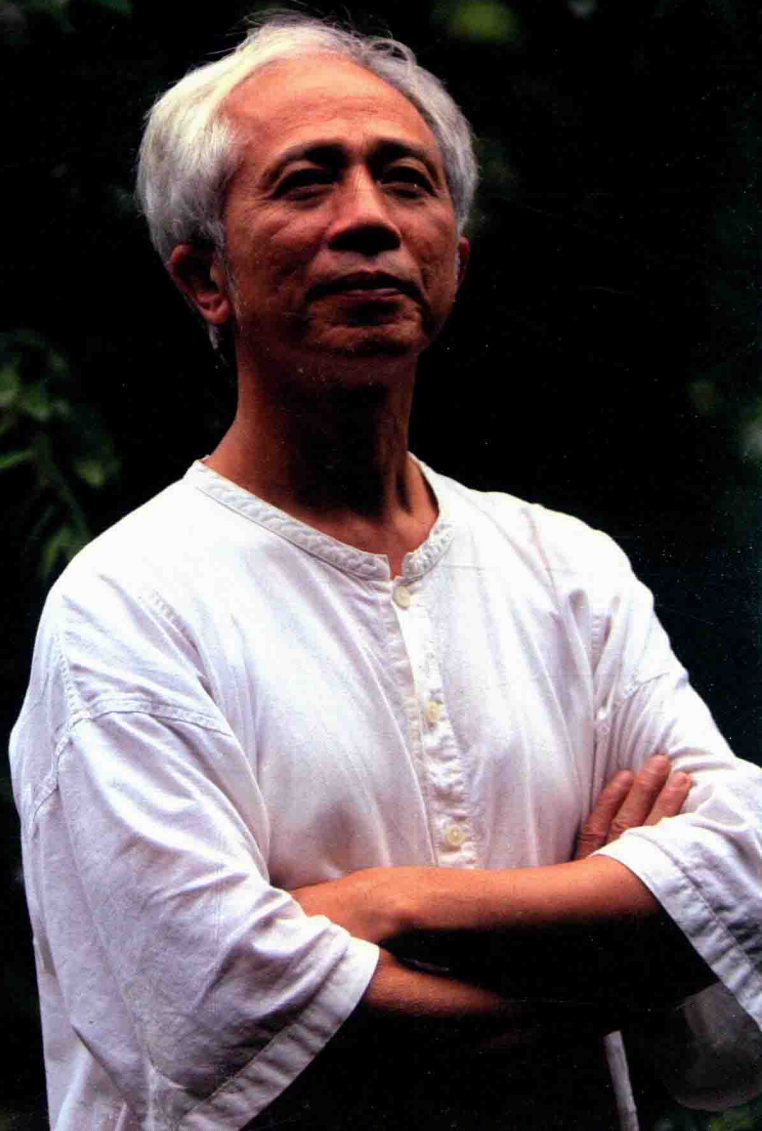
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2003—2016）

林谷芳
孙小宇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林谷芳作品·文化

又十年



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2003—2016）

林谷芳
孙小宁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2003—
2016/林谷芳,孙小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林谷芳作品·文化)
ISBN 978-7-100-14071-3

I.①又… II.①林…②孙… III.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690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又·十年去来
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2003—2016)
林谷芳 孙小宁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071-3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定价:60.0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又·十年去来
——缘起篇 1
- 第二章 人心的安顿
——不在世间的逻辑里转 21
- 第三章 从制度看，还是从修行看
——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宗教之思 45
- 第四章 隐性台湾与显性台湾
——什么是让台湾美丽安宁的正能量 67
- 第五章 匮乏已久后的回归
——文化传统的再认识 85
- 第六章 苍茫不见
——信息化时代的生命空间 105
- 第七章 乡村的逝去与重构 131

第八章 文化产业与创意的迷思 153

第九章 当人类的行为被资讯革命改变
——纸媒消失与自媒体 181

第十章 文化主权
——当大国崛起之后 197

第十一章 多元认同与去魅
——民族融合的再认知 217

第十二章 期待当代的史诗 237

第十三章 知日
——我们怎样看邻国 257

第十四章 一元与多元
——怎样才有一元的凝聚力与多元的弹性 293

第十五章 大小之间
——心结时时有 313

第十六章 又十年去来，依旧在碰的因缘 329

后记 我还会在这片大地继续走着 林谷芳 349

两个十年，作为老师的林谷芳 孙小宁 351

第一章

又·十年去来

缘起篇

这十年间，我已从大家印象中的音乐家、文化评论者变为纯然的禅者。对过去的角色，可以说放得很彻底。在我，这是生命情性的回归——我天生就是个宗教人格者。但另一方面，这转，也是生命走到一个阶段的必然。现在，我自己既聚焦于自身生命终极安顿的问题，也就更多会去观照其他生命是否安顿。就从这基点看，和大社会还是连在一起的。

一、四百次去来，大陆已经在势头了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我们的《又·十年去来》，谈话又开始了。不得不对以前的缘起有个呼应。早先做《十年去来》那本访谈时，您来大陆，还是六十次，现在的次数已有四百多次。如果我们不惮于在开始就做个剧透，那么我很想知道，这四百多次的两岸往返之后，您的观察点会有哪些不同？

林谷芳（以下简称林）：以六十次的来去经验书写大陆，过去我谈得比较多的还是一般人眼中的文化观照。看到两岸异同，关怀这里的文化、社会与人，或者对一些议题做一些较全面的观察。

但以四百多次的心情来看……从外相上讲，两岸的文化发展位差何止已在急剧缩减，大陆更已在势头上了。这里因此更会映照到：这量上、势头上的猛，到底有没有真的带来质上的扎根？以前是质、量俱缺，很好对比，现在则必须更深一层看到，这里面变化的复杂，更须去观照它到底该何去何从。

再从个人方面来讲，我不只是来去的时间、次数增多，年纪还大了十岁。生命轨迹不一样，观照点肯定也不一样。就是说，我自己也有一个里外的变化。

孙：这个变化，我特别能感觉得出，因为刚刚和您做完《观照》那本书

的访谈。您的所说所指越来越就是个禅者的照见，文化评论人的色彩是少了。

林：的确，这十年间，我已经从大家印象中的音乐家、文化评论者变为纯然的禅者。对过去的角色，可以说放得很彻底。在我，这是生命情性的回归——我天生就是个宗教人格者。但另一方面，这转，也是生命走到一个阶段的必然。现在，我自己既聚焦于自身生命终极安顿的问题，也就更多会去观照其他生命是否安顿。就从这基点看，和大海还是连在一起的。

孙：这其实也是当下我们急需的。在这个 GDP 一直傲人增长的社会，我们却时时能感到人心的不平与不安。

林：是啊，以前看到这种不安，大陆朋友还不假思索地把它与物质上的匮乏连在一起。虽然我总提醒大家，事情未必就是如此——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也一穷二白，但大家穷得也很洁净。可坦白讲，我当年这样说，并不见得有说服力，因为有些人会认为我唯心嘛。他们会说，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大陆曾经的物质匮乏哪是你们能想象的……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至少在城市，大家都富起来了。我开玩笑讲，过去我认识的民乐界的朋友都比我穷，现在我则成为他们眼中的“赤贫”。然而，是不是物质方面改进了，心灵就一定会丰富？显然并不如此，人心依然惶惑。明明是比较以前有了十倍百倍的拥有，为什么心灵

还会不安？这时，就该检讨一下，当年的那种发展好了一切都会变好的逻辑，是不是太单纯了些。

孙：是啊，至少说明，仓廩实未必就知礼节。

林：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物质有了，幸福指数并没增加。而现在很多人提“幸福指数”，搞不好也还是错的，因为他们还是把幸福建立在太多外缘的基础之上。

二、中国之路，里面的人会有自己的想象，但在外人看来，就是提心吊胆

孙：《十年去来》中，您曾谈到对大陆急剧变动的忧心。现在看来，这个变动，比过去还大。十几年前无法想象，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会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十几年前同样无法想象，一个色情视频的爆出，会让一串的高官落马。现在上微博、微信，不时能看到这种爆炸性新闻。

林：在这里，我有一个外来人的提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些外界人士看来，也许只是个说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的历史处境与开放态势，是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的。比如我就听过外国朋

友戏谑地说，早知道中国会这样崛起，当初就不该帮中国开放。对他们来讲，中国开放当然是好事，但世界也就比以前更难预测。毕竟没有哪个大国，可以锁国这么久，且一旦开放，所选择的路竟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而不是像苏联，从政治改革开始。

也就是说，它走的路非常独特。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里面的人，当然会对这个过程有自己的想象。但外面的人看来，却往往只有四个字：提心吊胆。因为你不晓得下一步它会怎样。

尤其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外面的人更经不起这样的变数。你想想，即使像希腊这样的国家，GDP只占欧洲的2%，它的经济垮了，也照样影响全世界。如果中国失控，真不知全球会怎样！

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大国崛起，单纯的“中国威胁论”，现在已不足以概括外人的感受。因为“威胁”只是说，它太强大了，会威胁到别人的生存。但还不只如此，中国其实已经是一头巨兽，一切与大家息息相关。动得好不好，人人都提心吊胆。

又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下一颗石子在哪里？深度多少？没有谁会知道。虽然有些人希望赶快过河，但肯定也有些人希望稳当地过，少些危险。

另外还要看到，2009年金融海啸，全世界表现最好的，是中国。大家第一次发现，当资本主义背后平衡市场的那只手失灵时，原来所谓的国家主义，竟然能在此起到相当的稳定效果。这就修正了以为完全开放的市场才是最佳经济发展模式的想象，而这想象之前却是以真理的姿态在主流世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

孙：近两年，我个人特别喜欢美国学者托尼·朱特。他所写的《沉疴遍地》，是在个人主义、自由经济于全球甚嚣尘上之时，重提国家主义的重要性。比如他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铁路、邮局等也全部市场化，会有怎样的后果。托尼·朱特已故去，但他留给当今世界的诸多反思，值得知识分子认真对待。

林：其实，国家从来都是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包括美国。美国也在做自己的汇率战争，可是在意识形态的宣示上，又告诉全世界，它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如果不是只以概念来看美国，你还是能看到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借着某种自由，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

孙：但不管怎么说，新一代领导用一系列行动来反腐，还是一件令人寄予希望的事。

林：从台湾经验看，这确实是当前要务。反腐，当然应该从制度着手，但并不是有了制度就没有腐败，它也许还会被包装成另一种形式。

孙：迈克尔·桑德尔，那个在哈佛大学讲过“公正”公开课的教授，在他的《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提到了市场和腐败。他说：我们时常把腐败与非法所得联系起来，然而，腐败远不只是贿赂和非法支付。腐蚀一件物品或者一种社会惯例也是在贬低它，也就是以一种较低的评价方式而不是适合它的评价方式来对待它。

林：谈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远一点说起。许多人赞誉美国的民主制度，但现在有更多人开始注意到，这制度之所以在前期有效，是因为开国时期的一些先驱在人格、价值上有所坚持。而近期美国政治每况愈下，就因为缺少了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人的良窳仍旧是制度优劣成败的关键。

但台湾目前却忽略了这一点，乱象就多。

三、观察中国，为什么更多去杭州，而不是去北京？

孙：翻看以前我写您的文章，有一句话是：我相信还会在北京遇到他，因为这里有他滚雪球一样增长起来的朋友。现在看来，这句话结论早了，您这十年，来北京越来越少，而去江南尤其是杭州的次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我在北京，遇到很多认识您的人，都不得不回答他们一个问题：林老师什么时候来北京？如果说地点也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坐标，您的这个选择变化，又有什么原因？

林：这些年，确实少去北京。每次去，似乎也恨不得就把所有要办的事在几天内都办了，要不然，还真没有动力。北京总是大文章……坦白讲，北京的议论总有社科院的性质。尽管这些议题我也能用非社科院特色的语言回应，但毕竟不贴合生命情性。相对于此，我现在更加观照的却是，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个人的安顿、个人的自由在何处。

就这样，自然去北京少了。也包含你和我做《观照》那本访谈书时，我常提醒你，我其实是勉为其难的（笑）。这样的书如果放到七年前、十年前谈，我一定是多所议论的，但现在是小宁你在逼我……

孙：（笑）但逼还是逼出了能量。如果我拿那些问题去问一些纯宗教人士，都不一定有那样的好效果。

林：说实在的，宗教人士一般是回答不出来那些问题的。我毕竟是经过世间法锻炼的行者，在世出世间上较他们更能出入，对问题的观照也就更具通透性。只是在来来去去看稿时，也会想，唉！我怎么会被逼得要回答这些问题……

孙：呵呵。还是有很多朋友读后很受益，尤其是知识分子朋友。刚才您说到北京人，北京人是容易去想大问题，但同样也有除社科院议题外的个人安顿的困惑啊。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朋友问题多，更应该救。杭州人守着这么好的山水，光这片山水就可以自我疗救了，您却常常光顾杭州，不公平哈。

林：这个问得太好了。有人问我杭州有什么，我说物阜民丰。下面呢？一样不安顿。那我到底是去结缘北京人、甘肃人，还是杭州人呢？其实，对我都是一样的。但佛法谈因缘，这里还是有对应的问题。你跟一位边区——就如西北某些穷乡僻壤——的人讲要好礼，他一句没饭吃，上不起学——尽管这些不一定跟能否好礼有绝对关系——你的

理对他就讲不下去了。而北京人，你跟他谈安顿，他会说：政治改革还没到头嘛。相对的，杭州人不怎么关心这些大议题，他们的生活也比较落地，可是，却照样告诉你他不安顿。没有理由嘛！你钱也有，房也有，为什么不安顿？因为人家比你更有钱，房子比你更大？但全世界你怎么可能成为最有钱、房子最大的？这困顿，一方面是你有余力思考，一方面你其实又找不到各种社会性的遁词。看着个个都比林老师富有，却还是羡慕林老师？疑情就出来了。

孙：也就是，当杭州人发觉他们什么都有却依然无法安顿，这时最能追问到安顿的本质？

林：的确。他们看我一介布衣，却活得很安然，也就知道问题的解决并非如他们原先所想。他们看到，在台湾，认识我的富豪，其一日之所得，常就为我一生之所得，却也同样因生命安顿的问题与我结缘。于是，不只有疑情，连行动也来了。

另外，从大的文化重建来看，我常讲，文化重建要能成功，就须先成就两个效应：一是灯塔效应，一是群聚效应。灯塔效应是，你要有个亮点，大家才看得到，所谓“见贤思齐”。群聚效应则是，你不能孤芳自赏、孤军奋斗，必须同声相求、汇流成脉。如此，生命固因之更有底气，大环境的改变也就更成为可能。

孙：您是认为，从文化的灯塔效应与群聚效应上看，杭州的客观条件更成熟？这个我也同意。在北京，如果你嘴上谈安顿，会有一些学者、知

识分子认为你是在寻求心灵鸡汤。他们确实觉得政治改革比较重要，社会正义比较重要。这才是大事，而安顿只是升斗小民过日子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大事不解决，何谈个人的安顿。

林：的确，北京是首都，氛围就是和其他城市不一样。不是大家都开玩笑说，北京的出租司机讲起天下事，语气就像国务院总理嘛。

孙：嗯。他们是侃爷，什么都能侃。其实我这十年对您有个错觉，觉得您不多到北京来，除了北京的整体气氛与您不洽，主要是北京不像杭州，山川美，人文也美。我在春天里到杭州，很深的体会是，中国文化里悠远的隐逸文化基本没有断层。正像您以前所说，水墨并不是想象，而是实然。在真切的山水里体会中国文化，就不会觉得中国文化只有儒家经世致用、铁肩担道义那一部分。所以，也许在杭州讲心灵的安顿，可以直接从文化的另一支映照出来，也就是佛家与道家意义上的安顿。

林：坦白说，世间的美其实对我已无多大吸引，但你所说的释道、生活，就说到点了。对，在这里不只有讲名教的儒家，更有它生活的底子。你没有这个底子想自己去创建，常就变得不自然。

孙：是会造出一些概念。

林：何止概念，更会出问题。

孙：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杭州都是一个奇迹。很多自然美景，都逃不掉各种劫运，而西湖始终还在，始终那么美。如果说人在这片山水中能找到安顿，还有一个部分是，西湖还在，大家要回还回得来。

林：杭州的历史文化跟政治的连接比较少，你改朝换代，会改个紫禁城，却不会换个西湖。杭州的历史文化，更多是跟人文的对应，和政治是比较远离的，朝代变迁没有太影响到它。应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就容易在这里找到心灵的放怀、归属。寄情山水，在杭州不是一句空话。

四、你永远可以有社会价值以外的安顿

孙：一个最能找到心灵放怀、归属的地方，在您的感受中，也寻不到安顿，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林：我在杭州时，《钱江晚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最深的问题也是生命的安顿，但最后并没写出来。她说，林老师您之所以什么都能舍，是因为您什么都有了。我说，你如果看我前三十年，我什么都没有也活得很好。而也因为什么都没有还能安顿，世间人才愿意听我说说，愿意把他们的一些东西与我分享。当然这对我也是个境界考验，比如我会不会有了之后就开始异化，还是有了之后，得也如此，舍也如此，

都能够卷舒一如。她当时若有所思，但因心有疑惑，也就下不了笔。

孙：一般人会觉得，人拥有了才能放下。所以即使讲心灵安顿，也好像要在其中历尽挣扎，最后才能归于安顿。

林：你知道，我不是生来就有一些东西，也不是奋斗后把它放下的，而是从来就没有。即使现在，看来拥有许多，但我，也仍如梦中之花，并非实有。这些年我的学生还能从我的身上得到一些依归安顿，最主要的也是看到了这样的生命境地。他们看到老师有时朗然自若，没有时也朗然自若。即使遭受不公平待遇，我想的，也总是守住道人、行者的本分。

孙：您说的有与没有，估计是指世俗意义上的金钱、地位、功名、成就之类吧。这一点我想说说我的感觉。您说世俗所说的这些您从来没有，但外人看您云淡风轻，还受人尊敬，又的确觉得您的富有比这些具体有形的还多。而且作为禅者，您的确走了一条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路。比如您从没在一般意义上的职场中打拼，从没在文化部门就职。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在了解这些之后，也许会觉得，生命没有可比性。

林：生命是没有可比性，我也的确有异于一般人的生命轨迹。但这里面哪像你们想得那般云淡风轻。正因不在常轨，所受的压力其实更大，横逆更多，真要说，这些歧视、横逆就可以写上两本书，但不也就这样一路朗然走了过来。而即使不谈这背后的种种，就只这不在常轨，